

北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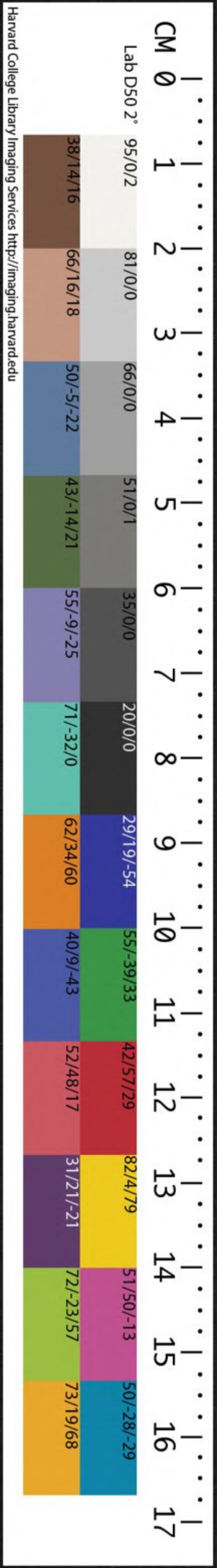
卷三十二之三十九



23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2455/21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
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
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

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
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
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
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
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
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
問之乃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
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
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
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

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
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
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卽攻
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
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卽返
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
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
之法 and 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
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
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

法 and 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决無他慮王
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
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
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卽遂
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
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揔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
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
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
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
旁有其理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

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
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
者豈見天日乎爲受三歸龜乃入草初人疊山多惡疾
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卽求爲弟子山中
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
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
風雷舡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
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舡纜有小
弟子戲截虵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虵因指以
示之弟子乃見虵頭齧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虵

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
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
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
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
碓因繫馬於其在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
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縣公法
和不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
射王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裒曰
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
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

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
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籬在道間上開一孔以
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
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
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
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
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
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
報至故求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
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

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
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着鹿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
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
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餼焉法和始於百里
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
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
摠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
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
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
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

公宋蒞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蒞弟遙爲散騎常侍儀
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
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
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
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虛心
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
日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
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
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
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蒞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

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
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
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
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歛屍小縮止三尺
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
之及剥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
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
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
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
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

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陽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爲第一

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啟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鬻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未爲奴婢梁元乃鑱琳送

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卽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

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啟故遂率其衆
鎮嶺南梁元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
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爲梁元舉哀三軍
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
爲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
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
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剋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
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
于梁陳霸先旣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待中司空徵琳
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

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
等誅琳乃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
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
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鏢安都文育寘琳所
坐艦中令一闌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
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
師矣溫太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
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爲敵所囚
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
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

立出質于齊語納莊爲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騶駮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卽位琳乃輔莊次于濡湏口齊遣楊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

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舡者皆反燒其舡琳舡艦潰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舡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

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
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
又增兵仗兼給鏡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
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
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
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
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
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勅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
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
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

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
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使赴壽陽
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
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
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
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
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
脯來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
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
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風歷運推移表

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
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
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
亂之辰摠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
於徃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
胥之念終邁萇弘之青泊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
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
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
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
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塲早蓬未席降薛君

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
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
之哭許田橫之葬塲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
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
之賓願歸彼境還脩寔窀穸庶孤墳旣築或飛銜土之燕
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
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淝川而建塋域孫叔
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
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
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竝爲

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
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
問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密送
葬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
府錄尚書事諡曰忠武王葬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立
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
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
少任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鄴人
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
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

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
歔歔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始無
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
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
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一終

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白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在其本朝甚
爲梁武所親愛少歷顯職封須陽侯太清中以爲豫州
刺史梁主旣納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
取又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摠馭羣帥指授方畧
明渡淮未幾官軍破之盡俘其衆魏帝升門樓親引見
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於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曰
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
主弁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
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非是力
屈境上之事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

可遣使諮諭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
先王之旨侯及諸人並卽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
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天保六年梁元爲西魏所滅
顯祖詔立明爲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
歸令上黨王渙率衆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
霸先在建鄴推晉安王方智爲太宰丞相顯祖賜僧辯
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上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徃
復再三陳禍福僧辯初不納旣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
之橫江表危懼僧辯乃啟上黨求納明遣舟艦迎接王
饗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軟血載書而盟於是梁輿東

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衛送明入建鄴遂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文黑獺賊營等不在赦例以方智爲太傅授王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二息章馳到京都拜謝宮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爲太傅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請稱臣未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明會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霸先相抗顯祖遣兵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九年二月自益城濟江三月卽帝位於郢州年號天啟王琳摠其軍國追諡明日

閔皇帝明年莊爲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爲侯朝廷許以興復竟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

蕭祗字敬式梁武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鄴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剋江陵遂留鄴都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

揚州刺史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鄴婚與從兄祇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沉有體表好學攻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放字希逸隨父祇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常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

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幼而雋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畧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嶷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

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戶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歛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啟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勅居南館禮遇甚優從祖審子踐啟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効又關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

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祕書轉受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頌之之才甚快快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啟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勲貴臣咸云關西旣是就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

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
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
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
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
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
雖有外授頃卽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
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勅
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
厭制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
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縵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

致恠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
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縵靴者得至四
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縵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
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
日石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
疾也由乘舡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
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靴者五色班
斲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
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
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

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
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
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
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
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
時必効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
二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卽是本屬遂奏附
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
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勅驛追之才帝
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旣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

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踈慢用捨自由五年冬
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
九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
盡卑狎二家苦疾救葢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
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
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
敏尤好劇談謔語公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
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
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火便狂加頸足而爲
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人人

名是字之誤卽荅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遂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嘗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

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齟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少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諡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

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
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
卒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顥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爲司
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
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
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

曰誦至渭陽未邪情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
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
後更欲刮目視之情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
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情
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
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情於林邊
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
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
重肉之食情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口
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

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情一覽便誦無所遺夫及長能
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
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旣恬默
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
刺史情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
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沒
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情乃託疾密含牛血
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未安
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情從
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情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

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爾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

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旣潛竄集載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與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卽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出及崔陵出遭離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恒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

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
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
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
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
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
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惜跣步號哭見者無不
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惜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
以直言忤旨見誅惜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
鴈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
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惜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

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
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人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
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情存遺
惜從兄寶猗齋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
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
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
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碣磔戍州內有惜家
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
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
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

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
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卽魏
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
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
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愔悲不
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
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
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
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
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

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迫厄冒履艱
危一殮之惠酬荅必重性命之讐捨而不問典選二十
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
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
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
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
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郭
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
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深自言
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

大帶遇李庶頗以爲耻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情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情隣宅情言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情與尚書右僕射

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竝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情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

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
詳其事情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
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官人季昌儀者比豫州刺
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以昌儀宗情甚相
昵愛太后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太皇太后情等又議不
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
山王爲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
僚情等竝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情
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
有此慮長廣且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

上勲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勲曹約行酒至情等我各勸
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
輩卽捉及宴如之情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
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比常山王欲緩之長廣
王曰不可於是情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
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
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
賀拔仁斛律金擁情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
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
入途情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

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搏叩頭進而言
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
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
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
惜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
矢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陞衛叩刀
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
卽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
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
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

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
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
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
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
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
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惜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
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
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秃殺鑿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
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
姑夫死也羊爲惜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

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磨姑惜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
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
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
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摠機務鴻臚少卿陽休
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情
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
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
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爲典籤
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

悅尚陽翟公主甚被待遇顯祖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
卽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
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解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
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
也以道元勲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
南王卽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愔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弁孫也初爲大將軍主簿
典書記後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習事鄭子
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諳識古今凡
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

敬憚欽道又遷秘書監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爲太原公東閣祭酒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愔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進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

館

北齊卷三十四終

萬曆三十四年刊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

十一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裴讓之 弟誼之 謙之

皇甫和

李 構

張宴之

陸 印

王松年

劉 禕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

二弟諷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曰諷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况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歔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爲黃門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

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歛迹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與父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案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旣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耶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

諷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諷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諷之及皇甫和弟亮竝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諷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戶曹參軍諷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諷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諷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諷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

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之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許昌太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民間無所預代去日爲吏人所懷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畧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勳書

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譙州刺史卒構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諸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竝繫獄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大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

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並髡頭鞭二百度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弟朱榮平元顯賜爵武成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自級深爲岳所嗟賞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宴之女爲妃令赴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

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卽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陸印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印父子彰交遊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雅搢紳尤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中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印每兼

官燕接在帝席賦詩印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脩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印昆季六人竝主所生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稟義方雖劓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天保初常山王薦印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

尹辟爲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令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印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印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識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印所制子又嗣襲爵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

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
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乃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
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
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
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
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
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流涕朝士
咸恐武成雖忿松年然以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
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
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
州刺史諡曰平第三子邵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
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
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
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世宗輔
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竝
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
慮不富貴秩滿逕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
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禕稱疾不動五子璿玘璞瑗
瓚竝有志節爲世所稱

吉凶雜記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邢邵

邢邵字子才河間鄴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
邵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
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
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

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爲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畧能遍記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旣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梁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

領軍元義所禮義新除遷尚書令神雋與陳郡袁翻在席義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表嘗有一貴勝初受官大集賓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

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
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
體宏麗及爾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
嵩高山會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
初勅令恒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
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
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人朝以備顧問
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及修立
明堂奏曰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黷兩學盛自虞殷所
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

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矜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乂風
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
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脩儒術故西京有
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
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
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
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
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
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
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

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
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
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脩仍同丘畎卽使高
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
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旣
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
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鷦麥南
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
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
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

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
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
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
瑤光林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
者三時農隙脩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
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
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
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
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
繕今四表晏寧當勅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太常卿中書

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
頓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當世策之世宗幸晉陽路中
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
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訊訪勅撰哀策後授特進卒
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
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
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
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
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
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

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
畧簡易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
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
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
蝨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
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
誤書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
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
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
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

休恒須賓客自件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
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
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吊慰拭淚而已
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
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
焉

北齊書卷三十六終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魏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詔
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
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
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

陰諷誦積年板床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雋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叅軍永安三年除比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橐草文將十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并脩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悅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悅爲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

正貞郎李慎以告之悅深憤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悽乃宣言收曾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逾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勅

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
帝遂止收旣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
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
爲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
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神武內有閒隙
收遂以父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
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
常侍副王昕使梁助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
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
二人才器竝爲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

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
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
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
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
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
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
垂忤頻被嫌責加以筆楚久之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
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
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
甚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金在收前然收

常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
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曰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鷄二

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

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
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
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
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情從容曰我綽
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
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
微宜更指斥情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
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
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
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

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
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
晉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
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
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竝不
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
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勅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
徐陵侯景旣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勅
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
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

建鄴未効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
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
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
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
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
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
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
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
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
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

世修其琰之徒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
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四
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
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
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
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
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
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
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
月復傳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

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
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
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所引史
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
元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
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
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
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
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
賜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

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
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
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
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
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旣言收著史不平
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
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
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
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
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

親自誥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

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竝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譖牒遺逸畧盡是以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

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竝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若戲魏收既忝

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約鄭良姊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姊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勅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

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
言惜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
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
卿文宣諡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
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
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担
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
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
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
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

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
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
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
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
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
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
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
年加開府清河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
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
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虚心倚仗收畏避不能

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旣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譏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摸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卽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

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旣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船至得奇貨猥然禱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勅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

行齊州刺史尋爲真收以子侄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
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
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
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
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
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方集
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
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述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
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
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

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
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
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
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
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
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動流俗
挾湯日而謂寒包嶮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
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
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
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

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馱馱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幽奪其

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已信私玉非身寶過緇爲緝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遽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遺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失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遵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

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勅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卽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

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諡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

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存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
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
末歎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外兄
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腥
瘦是誰所生羊顛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笊籠著孔嘲可
其辯捷不拘若是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
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
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北齊書卷三十七終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冑曹參軍與僕
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

遷尚書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
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
嗣事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金追詣晉
陽俱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八年侯景叛除東南
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遷
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畧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
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
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
文宣聞之勅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
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摠人事自術

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
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
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
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
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
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
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
于天旣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
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

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袁叔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譏其

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愆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九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

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
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諡曰孝文遙敏慧夙
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
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邵試命
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
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
員外散騎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
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爲大將
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
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被中旨

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
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卽日起爲尚書祠部郎
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密及踐祚除
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
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卽位任遇轉
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
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
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侍中文遙歷事三主明達世
務每臨軒多命宣勅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
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朝

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爲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摠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旣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

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爲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媿朝廷旣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相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

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第行如亦聰
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熹之後高祖父難爲清
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爲平原人
也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
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
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
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明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爲
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初
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

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尚書令
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
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令選
沙汰諸曹郎彥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
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
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
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
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
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
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內外寧靜彥深之

方及還發喪深加褻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
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
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
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
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
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卽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
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
秘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卿執御陪乘轉
大司農帝或巡幸卽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行
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

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
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
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爲特進封宜陽王武
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
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
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
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
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
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旣執朝權羣臣密多
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

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而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以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材最劣

北齊書卷三十八終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崔季舒

祖 珽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子瑜魏鴻臚卿季舒少
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
州主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

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管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通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脩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姊母轉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

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共與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閒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

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
同三司營昭陽殿勅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
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
以詣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
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
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
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特
議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摠監內作珽被出
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
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

廉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
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
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
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摠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
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卽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
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竝斬之殿庭長
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
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
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
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

怠縱貧賤厮養亦爲之療廢子長君尚書右丞兵部郎
中次鏡玄著作佐郎金流於長城未幾季舒等六人妻
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
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
等金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
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
刺史云

祖珽字孝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神情
機警詞藻適逸少馳令譽爲世所推起家秘書郎對策
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

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并州
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
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
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
之大爲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
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
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儻爲娛遊集諸倡家
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遊諸人嘗
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
姬擲樗蒲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

雋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白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并爲畫計請糧之除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受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

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卑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畧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畧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畧疑其不實密

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卽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刑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辭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錠唯與喜二錠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

遂告元康二弟叔湛季璩等叔湛以語楊愔愔頰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官遍畧一部時又除珽秘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秘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頒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

刑文宣以瑳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
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瑳天
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
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
帝雖嫌其數犯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瑳
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勅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
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瑳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
油復爲割藏免官文宣每規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曾選
勞舊除爲寧武太守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
密啓爲孝昭所忿勅中書門下二省斷瑳奏事瑳善爲

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
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
卽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瑳彈
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
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
來聘爲中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
掌詔誥初瑳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
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瑳
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
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

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
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
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
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
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此且微
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
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
爲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
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
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

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
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
和士開等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
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
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今既問臣臣
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
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
賄成天下譎誑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
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
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

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曾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由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曩爾

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于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勅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

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
帝位者實猶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報重恩孝徵心行
雖薄奇畧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
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
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珽爲侍
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其計旣行漸被任遇又靈
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媪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
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寔是雄傑女媧
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
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摠監撰書封燕郡公食

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
事脩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
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
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
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
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
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
榭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
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
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

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
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
取侍中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
提婆云考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且
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
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疎并云與元海
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勃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
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淮令張叔畧等
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畧
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

珽自是專主機衡揔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
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
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
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
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
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
舊官名文武章服金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
推誠延士爲致治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
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穆
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

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
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
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卽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
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
而不問珽日益以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
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
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比
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
檢案得其詐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
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

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閣珽故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
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
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
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
行人鷄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疑惑人走
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
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
率兵馬乃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
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
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戰且守

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澁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部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藻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北齊書卷三十九終

太子元暉開皇初封齊王

元暉字仲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

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

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

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

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齊王元暉

